

金甲虫的盛宴

法斯特著

平明出版社

海盜與將軍

法 斯 特 著

徐汝椿 陳良廷譯

近代文學譯叢

近代文學譯叢

[文學・藝術]

海盜與將軍

定價 港 8,500

著 者 [美] 法 斯 特

譯 者 徐 汝 椿 陳 良 廷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總 經 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版(1—17000)

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原書名： Patrick Henry and the Frigate's
Keel and other stories of a young
nation
原 著 者： Howard Fast
原出版者： 美國紐約 Due'l, Sloan, & Pearce
1945 年版本

內 容 介 紹

本書是法斯特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一共有十二篇歷史短篇小說。大多以美國開國初期為背景，全書強烈地喊出了自由的呼聲。『派屈立克·亨利和巡洋艦的龍骨』描繪出美國革命志士的自由精神，『勝利之日』寫的是華盛頓在革命勝利後和他的將士們告別，重返家園。『海盜與將軍』，『柯寧漢』，『自由的代價』分別記載美國歷史上三個海盜激於愛國熱情挺身抵抗英國侵略者的英勇事蹟。『當喜兒』抨擊了美國醜惡的奴隸買賣制度，『老街坊山姆』，『阿瑪士·托特的倔脾氣』尖銳地諷刺了美國佬的頑固脾氣。

目次

派屈立克・亨利和巡洋艦的龍骨	一
蓄喜兒	三
海盜與將軍	四
老街坊山姆	七
柯寧漢	一〇
一窩雛兒	一〇
勝利之日	一三
阿瑪士・托特的倔脾氣	一六
西方的落日	一九
賣書人	二八
自由的代價	三九
並不太苦	五九

譯

派屈立克·亨利和巡洋艦的龍骨

這種自由精神一定先在歐洲逗留了好多年，纔來到美國，不過它來到美國也已經很久了，年代已經久得連我祖母也說不上誰最初把它帶來。況且這個故事是我祖母從別人的祖母那兒聽來的，別人的祖母也是從旁人那兒聽來的，她們沒一個人記得清到底是誰把這種自由精神帶到美國來的。

但是他們都曉得山姆·亞當①，班傑明·佛蘭克林②，喬治·華盛頓③，他們這三個人有這種自由精神的時候，都幹了大事。事情是這樣的，山姆·亞當開頭鼓吹了革命，班傑明

① Sam Adams 即 Samuel Adams (一七三二年——一八〇三年)，美國革命時之愛國志士，政治家。他曾被稱頌為美國民主政治力量的第一個組織者，草擬過莊嚴的公約，號召美洲人民堅決抵制英貨，對美國革命起了極大作用。

② Benjamin Franklin (一七〇六年——一七九〇年)，美國哲學家，政治家，科學家，一七七六年曾代表美國出駐巴黎，接洽法國援助美國獨立戰爭事。

③ George Washington (一七三二年——一七九九年)，美國第一任總統。曾領導美國人民進行獨立戰爭。本人係大地主出身。

·佛蘭克林培養了革命，結果喬治·華盛頓就應該叫做我們美國的國父了，這都因為他們心裏一度有過自由精神。我祖母說得好，要沒有這種自由精神，他們就同你我一般無二，我祖母雖然跟我講了不少自由精神的故事，可是她也說不上自由精神到底是什麼。

卻說，在派屈立克·亨利○要作演說的前一天，喬治·華盛頓遇到了亨利，他們握握手，談了幾句話，不過華盛頓當初並不重視他——派屈立克·亨利祇是個初出茅廬，打算當個演說家的青年罷了。但是第二天派屈立克·亨利卻站起來，發表了那篇以『不自由毋寧死』為結語的偉大演說○。正像我祖母說的，你看得出在當時這種自由精神已經深入他的骨髓，他已經命定幹大事了。

卻說，打那回演說以後，美國就不斷有震驚世界，令人矚目的大事發生。當然，他們不知道這種自由精神在十三州殖民地○千千萬萬人民中傳來傳去，他們認為這祇是種已經散佈開來的傳染病，他們聲援英國打敗它，但是英國並沒有機會來反對這種自由精神。派

○ Patrick Henry (一七三六年——一七九九年)，美國政治家，演說家。

○『不自由毋寧死』是派屈立克·亨利最著名的一篇演說。發表於一七七四年第一屆大陸會議上，

由於人民的支持，戰勝了會中的保守份子，因而進行了獨立革命。

○即北卡羅來納，弗吉尼亞，南卡羅來納，馬里蘭，紐約，康涅狄格，麻薩諸塞，佐治亞，新罕布什爾，新澤西，賓夕法尼亞，特拉華，羅得島。為參加美國革命最初的十三州。

屈立克·亨利走遍全國，同許許多人講話，握手，他把這種自由精神傳佈得很廣。不過派屈立克·亨利有種潛力，教這種自由精神一次次的回到他自己身上。他活着，什麼都沒有問題，因為他活在人民中間。你可以說這種自由精神傳佈之廣是空前絕後的。它起了作用，於是一下子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了，這國家有着許許多多奇怪的思想，人類應該獲得解放的思想。

卻說，時光流逝了，革命結束了，新的國家總算安定下來啦。於是派屈立克·亨利開始擔起心事來。這時候，他知道這種自由精神是在他自己的心裏，他開始一本正經的想把它傳給別人。他開始想到自己不久就會死去，那麼這種自由精神就會同他一起死去。這的確夠教人擔心得垂頭喪氣。

他看得出這種自由精神跟他在一起是太久了。一切情況沒在變好，反而在變壞。十三州殖民地跟貓狗打架似的彼此咬呀吵的，他們幾乎分裂了，瓦解了。他祇得奮不顧身的週遊全國，但是這並沒有什麼用。

他內心的重負教他未老先衰了，這種重負對他不再有什麼好處，對別人也沒有多大好處。於是他決定到波士頓去走一趟，波士頓以前一向是塊教人吸收這種自由精神的難得的好地方。他到了波士頓，但是波士頓已經改變了。愛國者不再眼睛冒着怒火的在街

頭徘徊了。不再有洗雪冤枉，把人類從奴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談話了。這真夠教一個愛好自由的人羞慚得抬不起頭，這點也教派屈立克·亨利失望了。

那些善良的波士頓人談着輪船、商業、利潤、南方的棉花價錢、北方的玉米價錢、稅則和貿易條例——這種話教派屈立克·亨利聽得頭昏腦脹。而且不管他到波士頓的市集去，到咖啡館去，或者到酒店去，聽見的都是這一套話。同人們握手已經沒用了，因為這種自由精神就在他自己身上。他不得不默認波士頓已經沒有一個人對這種自由精神感到興趣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呀。

他去找了保爾·勒維爾^①，但是保爾·勒維爾卻與致勃勃的談着鍊銅的新方法。山姆·亞當做州長去了。約翰·漢柯克^②死了，派屈立克·亨利巴不得自己也死了，免得看見這種世道。

在波士頓全城根本不像鬧過革命。

且說，這個又疲倦又悲傷的老人，派屈立克·亨利走到造船廠所在地的河邊。在那

① 美國革命前，英國是美國的統治者，對於美國人民濫施淫虐，橫賦暴征，引起美國人民不滿。波士頓人民首起反對，英國統治者加以鎮壓，乃發生波士頓慘案與波士頓之淹茶案。

② Paul Revere（一七三五年——一八一八年），美國雕刻家，愛國志士。

③ John Hancock（一七三七年——一七九三年），美國政治家，獨立宣言首先簽名者。

兒，一切都是忙忙碌碌的，人們談着二橋帆船，三橋帆船和遙遠的中國，卻沒提到什麼自由。

他想歇歇。他走到一塊地方，他們在那兒造着船，祇安好了龍骨，這是一根很大的麻栗樹木料，塗過了松香柏油，發出濃濃的暖香，教這位老人家聞着心裏感到好過些。他嘆口氣，在龍骨上坐下。有幾個造船工人瞥了他一眼，但是他們沒叫他走開，他是一位多有氣概的老紳士啊。

且說，他坐在那兒，遇到了這麼一樁事。壓在他心上的那塊沉甸甸的大石頭消失了，他一下子就知道是怎麼回事。那股自由精神離開了他。重負沒有了。他快樂得真要高聲大笑了，他心切切地向四周看看，打算看看是誰做了這筆遺產的光榮的承繼人。接着他的心沉了下去。沒人在他身邊。造船工人已經在繼續工作了，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

一下子，一切希望都消失了。他拿準這種自由精神已經離開他消散了。一去不復返了。

那樣子隔了半晌，他聽到了聲音。起先他說不上這聲音打哪兒來，後來才知道這聲音從他坐着的那根龍骨木料裏發出來。這是很雜亂的聲音：是風吹動船上繩索的聲音；是人們勝利吶喊的聲音，是大砲轟隆隆的聲音，是風暴捲去一切的聲音，夾在這一些雜聲

中，有種清朗朗的自由呼聲。

他站起來，走到造船廠的一個木匠身邊。「那是造什麼船用的？」他問木匠道，手指頭向那根龍骨指了指。

『不是船，』木匠瞧不起陸上生活的人那副外行樣子，說，『他們打算把它造成一條巡洋艦。他們打算造一條巡洋艦，把海軍建立起來，對抗英國，不過我說這真是浪費付稅公民的金錢。一條船算不上一個海軍，一條船對抗不了英國。他們幹嗎要去惹英國，幹嗎不管管自個兒的事呢？目前的市面又景氣，商業又繁榮哩。』

派屈立克·亨利好奇地笑笑，回到龍骨那裏，傾聽着。但是眼下沒有聲音了，夜幕開始降了下來，要是以前他的確聽到過聲音的話。那根光禿禿的木頭彷彿在嘲笑他剛才聽到的聲音。

照我祖母說，他並不知道，到臨死的時候還不知道這種自由精神到底有沒有離開他，鑽進了巡洋艦的木料中。他離開了波士頓，兩年以後，死了。

照我祖母說，這種自由精神彷彿快要永遠消失了。

你一定不難想像得到美國的情況是愈來愈糟了。那些一度知道這種自由精神和有過這種自由精神的人都老了，死了。他們在世的日子，總是唉聲嘆氣，拚命想能在這種環境

裏安心過日子。不過這可不容易啊。自作聰明的新生一代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們把革命說成是多此一舉的胡鬧，他們把那些老人說作不合潮流的老古板。他們把周圍一切事情都弄得一團糟。

時光流逝了，世界各國，原先對這個年輕的合衆國相當尊敬，現在卻仰身一靠，哈哈大笑。他們看得出我們美國祇是虎頭蛇尾罷了，而且他們在等着英國取回早先失掉的地方。

說不定英國曉得這種自由精神已經快要消失了，被人遺忘了，因為她並沒浪費一點時間。她曉得這是她去趕走美國這一切胡鬧的機會，要這樣做，她就勢必來一次戰爭。美國並不急於要戰爭，但是英國開始逗她了，而且不斷的逗她。要是情況同以往一樣，美國或許也會嚇唬嚇唬她，不必打仗就解決了。

總之，戰爭爆發了。照我祖母說，戰爭爆發以前，人們還一直不知道這種自由精神已經消失了呢。這時候他們纔醒悟過來，四處去找尋這種自由精神。他們跑到保爾·勒

○ 指英美第二次戰爭（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七年）。起因是英國企圖捲土重來，再侵略美國。導火

線是英國利用印第安人在美國邊境騷擾，經過美國人民之艱苦抗戰，勝利果實終歸美國人民。此後

英國乃放棄侵略美國本土之野心。

維爾的舖子裏去，但是舖子已經開了門，掛着出租的招貼。他們去找自由少年會^①，但是他們發現這個團體已經解散了。他們上費列得爾菲亞的獨立大廳^②去找，但是他們發現獨立大廳弄得跟博物館差不離了。

事情就是那麼樣，英國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她已經決定結結實實打一場殲滅性的海戰了，再說她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作爲後盾呢。好多年來，她的海軍一直在海上稱王道霸，強制美國水手在她船上工作，要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現在她下手攻擊了，等到美國人一明白過來，他們的首都早就淪陷了，燒起來了。好，從此以後，大部份的人都認爲戰爭算結束了，那些心裏存着一線希望的人軟弱無力地詢問爲什麼沒有海軍呢，是不是造不起來呀？少數幾個人繼續在四處找尋這種自由精神。

說起來，在這一段時期中，這種自由精神根本不在美國，而是關在巡洋艦的木料中，這艘巡洋艦就是美國唯一的海軍。它，這艘巡洋艦，並沒有什麼突出，不過是條一千五百噸的船，跟法國和英國海軍的一般巡洋艦造得一模一樣。它裝了五十二門砲，船開起來倒挺靈活。它叫『憲法號』。

① Liberty Bells。美國革命時之愛國團體，爲工人階級之組織。曾反對英國統治者對美國人民實施之印花稅，此會總稱爲『自由之子』，現已淪爲美國反動政治之法西斯組織。

② 在費城果樹街。獨立宣言即在此處制定，現在是歷史博物館。

到目前爲止，這艘巡洋艦大部份時間都不在美國，總是開到這兒，開到那兒的，船開到哪兒，就在哪兒煽起一連串亂子。照我祖母說，這是因爲自由精神的緣故，這種精神在美國逗留了很久，因此歐洲人彷彿忘了它是什麼樣子了。但是現在，『憲法號』一到哪兒，它就在哪兒留下一些這種精神，搞得全歐洲像個大黃蜂窩一樣的嗡嗡直叫。當然，他們不知道那是怎麼搞的，他們不知道派屈立克·亨利在波士頓造船廠裏坐下來休息過。他們把這一切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也認爲教他們來到四處交頭接耳，談着人類應該獲得解放的是他們自己的智慧。

說到『憲法號』的船長，他是一個叫做伊塞克·赫爾^①的人。他不會上誰的當，『憲法號』煽起來的亂子逃不了他的眼睛。起初他弄不懂這是怎麼回事，不過有一次他在下面船艙裏檢查龍骨木的時候，聽見了一種像人們唱歌的聲音。這聲音從龍骨裏發出來，他把耳朵湊到木頭上，聽見了那支自由之歌。他是個不信瞎說八道的美國佬，不過他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而且他童年時代，還看見過跳躍在愛國者眼睛裏的火燄。所以儘管他是個不信瞎說八道的美國佬，他還是聽着，他一聽，就聽出來了。他聽完了整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從派屈立克·亨利坐下來休息的那個時候開始的。伊塞克彎下腰，雙手按在木頭上，他

① Isaac Hull (一七七三年——一八四三年)，美國革命時之艦隊司令官。

的手一直按在木頭上，直到發現自己心裏卜卜的跳着這種自由精神。然後他走到上面甲板，對舵手們叫道：『開到波士頓港去！』

於是他站在船頭上，那條船像活的東西一樣地回過身子，向波士頓城開去了。

對，你決沒有聽見過，一座城市像波士頓城在『憲法號』駛進港口時那樣的怨聲載道。你決不會想到他們在這塊地方製造出像美國革命那樣大的大事。他們坐在咖啡店裏，抱怨道：『他不該這麼衝過封鎖綫進來……現在他進來了，就休想再出去……老伊塞克是個蠢才，一點不錯……他把我們僅有的一點點海軍毀了……看樣子他們會把他關在這兒關到戰爭結束呢……』

老伊塞克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邀請了城裏幾個首腦人物到他船上去。他把他們帶到下面船艙裏，叫他們聽。他們聽着，想起了往事。他們聽到了楊基蠢漢①那支舊歌。他們聽到了在福其谷②駐紮了一整個冬天的兵士悄悄的聲音。他們有幾個人想起來了。然後他們聽到了追擊的聲音，這聲音告訴他們在到波士頓來的路上，『憲法號』怎樣躲開一整隊英國艦隊，彷彿當時的風祇吹這一條船的帆似的。

在這些波士頓首腦人物中有一個叫保爾·勒維爾的老頭，他是個精明的北方商人，經

① Yankee Doodle，美國革命時流行之民歌。

② Valley Forge，又稱鐵爐谷，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華盛頓率領之軍隊曾在此處受困。

營什麼鍊銅的新工業。說到他，他帶着輕蔑的眼光聽着，這副神情就是一般不信謠說八道的美國佬所具有的神情，他聽到了一種不同凡響的聲音，遍聲音像馬蹄的踐踏聲，騎在馬上的人叫喊的聲音，『醒醒吧！醒醒吧！英國人來了！』○

且說，這些首腦人物回到了波士頓，他們身邊還帶走了一股他們吸到的自由精神，你決沒見過像波士頓市民思想改變那樣的事情。人們到處在爲伊塞克乾杯，爲『憲法號』乾杯，而且他們蜂擁到船上，再一窩蜂的回到城裏去，嘲笑着英國的海軍。

照我祖母說，伊塞克知道自己就在波士頓的時間已經夠久了，已經把波士頓重新扶起來了，該是離開波士頓，狠狠地給英國海軍一頓痛揍的時候了。因此，他張起了帆，用望遠鏡望着，駛出了波士頓海港。

且說，在那時候，英國人正在捧腹大笑，笑着美國的海軍。他們說『憲法號』祇是一堆掛着星條旗的松木板，除了能夠跟單槳小帆船拚一拚，同其他的船可不能較量了。他們處在一種難得的幽默情緒裏。

談到這一點，老伊塞克也是這樣看法，他一直把望遠鏡貼在眼睛上，後來看見了一隻約莫有三十八門砲的英國巡洋艦『女戰士號』。他向『女戰士號』挑戰，那條船就搖搖

○ 保羅·勒維爾在英國侵略軍打進賓夕法尼亞州時，曾負夜騎馬，向美國人民報警時所呼喊的一句

擺擺地迎上前來。伊塞克等着，直到兩條船駛到各自的火力圈內，於是他集中了全部火力。十五分鐘以後，『女戰士號』在沉下去了。它的後桅打掉了，它的船身打裂了，它的機艙打得粉碎。這會兒『憲法號』對她一撞，拉掉了船頭的斜橋，打掉了它的主橋。

它投降了，伊塞克看看自己的船，簡直絲毫無損，他咕噥了幾句說這還是開始呢。『女戰士號』壞得沒法救了。

於是伊塞克把船開到紐約去了，因為他認為這塊地方極需要自由精神的氣息。紐約，在伊塞克停泊以前，同波士頓以前那樣的怨聲載道，對一切都沒信心。但是伊塞克在那兒航了一兩天，城市裏的人就在巡洋艦上走出走進，隨着語氣也改變過來了。

此後，伊塞克又把船開回波士頓去，但是他獲得勝利的消息卻已經比他先到了。他們設宴招待他，祝賀他，說起祝賀的話來，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保爾·勒維爾那麼善願善禱。

哦，我祖母是這麼說的，伊塞克看得出來這種自由精神回到美國來了，而且既然他自己已經能夠永垂不朽了，那麼這該是讓別人走上『憲法號』後甲板的時機了。因此，他豪爽地把指揮大權交給威廉·彭勃立其船長了。

就目前來說，愛國者並不少啦，因為這種自由精神傳遍了全國。一下子，你就能看出

① William Bainbridge (一七七四年——一八三三年)，早期美國艦隊著名之司令官。